

新世纪教育启示录

徐

英

XIN SHIJI
JIAO YU
QISHILU

新世纪教育

启示录

徐英

天津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教育启示录 / 徐英著. —1 版.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0.1

ISBN 7-5309-3123-7

I. 新... II. 徐... III. 教育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690 号

新世纪教育启示录

作 者	徐 英
责任编辑	刘志刚
封面设计	刘希立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 × 1168 毫米)
字 数	236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0.25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5309-3123-7 / C·35
定 价	13.80 元

内容提要

自从有了人类以后，教育就随同人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人们设计出无数的教育规则，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教育模式。但是，都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现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教育改革的问题。

本书比较全面地探索了我国现行教育的弊端，并从古今中外教育经验得失对比中进行思考，很有现时性。它没有空泛议论，而是有理论，有调研，有专家体验，有社会呼吁，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问题，比较实际，而且颇有前瞻性、方向性，从而使人们看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书中对于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考试问题以及教育的目的性等诸多问题都有精到的见解。因此，它对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政府管理部门等都会有好的启示作用。

教育改革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有实践，有探索，有借鉴，以期才能逐步得到完善。

F1C31 / 15

目 录

求知欲的减退·····	1
救救孩子·····	11
实验教育大战·····	20
素质教育的误区·····	28
对“标准”的不同认识·····	36
“智商”的幻灭与“情商”新神话·····	48
文科学生为什么不会写作·····	55
大学的危机·····	68
不考试可行吗·····	76
从应试教育到生存训练·····	89
教育者的责任和被教育者的权利·····	101
需要就是力量·····	113
打破经典·····	122
技术淘汰了什么·····	129
人机对话·····	138
通过互联网创办远距离学校·····	146
人际交流依然重要·····	156
学习的革命·····	165
开放的课堂——提供选择·····	175

变“传授”为“欣赏”	183
学习与工作同步	190
传统的叛逆者	200
教师“独角戏”的终结	207
学历教育之后的思考	218
继续进修和终身教育	228
知识与经济	237
告别“斯文贫困”现象	242
思想与技能	247
开拓“思想市场”	258
低成本高水平	267
全民办教育	271
成果型教育	279
给特殊教育以关注和宽容	283
新实用主义	294
传统学校的消亡	304
教育是“创造未来”	308
教育是“回归人性”	316

求知欲的减退

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学习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美国俄亥俄州的研究人员史蒂文·莱斯教授认为，这是研究人员首次总结出人类有科学根据的基本要求，并成功地找到了人类行为的根源。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心理学权威杂志《心理学评估》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共列出了人们可能存在的300多种具体的欲望和价值取向。这个研究小组利用一种叫做“因子分析”的数学方法，把志愿者的回答归结为15种基本类别。他们最终得出结论：一个人希望得到的所有重要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这15种核心欲望和价值取向中的一个或几个，而这15种欲望和价值取向大多植根于基因，正是它们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

这15种欲望和价值取向是：

1. 好奇心，这是学习的欲望；
2. 食物，吃的欲望；
3. 荣誉，希望遵照某种行为准则；
4. 拒绝，害怕被社会排斥；
5. 性，性行为 and 性幻想的欲望；

6. 体育运动,开展体育活动的要求;
7. 秩序,日常生活中达到所希望程度的组织性;
8. 独立,独自做决定的欲望;
9. 报复,受到冒犯时实施报复的欲望;
10. 社会交往,与他人交往的欲望;
11. 家庭,和亲属在一起的欲望;
12. 社会威望,渴望获得地位和受到肯定;
13. 厌恶的感觉,对痛苦和焦虑的厌恶;
14. 公民身份,对公益权力的需求;
15. 权力,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欲望。

在人类这 15 种“核心欲望”和“价值取向”中,似乎只有第 4 种“害怕被社会排斥”、第 8 种“独立”和第 14 种“公民身份”这 3 种欲望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其它若干种均是天生的。那么,列为第一的“学习的欲望”应当是“天生的”。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对学习常常表现出一种反感呢?这恐怕还是要从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两个方面找原因。

学习是一种智力活动,不能没有一定的“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要学习好,一点儿压力都没有是学不好的。问题是:这种压力要适度。仔细研究一下若干年来的高考题,我总觉得里边有一种对孩子的智力“捉弄”的味道。不错,考试是对一个孩子智力的检验,但题越出越难,恐怕已不是一般的中学生能承担的了。为了应付各种考题,老师们总结经验,学生们吸取教训,教与学的双方,都在不由自主地往远离教育主旨的路上走。结果,“反复练,反复考”成了老师和学生唯一的通道。

当学习的“抚慰功能”被完全消解掉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学习的“工具性”价值了。

在这种状态下,学习已不是一种内心的需求和冲动,也不是

一种对话与沟通，而成了一种寻求有用性的急功近利的活动了。这种急功近利的学习，必然导致他们求知欲的衰退。

仔细研究现代学生的心理，我们会发现学生不愿意学习并不一定是“作业多”造成的，而是源于一种“低效作业”的心理负担。许多低效而枯燥无味的作业使他们“心累”，日久天长，求知的欲望自然减退。从脑科学的角度而言，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根据脑功能定位说，人的右脑不仅记忆容量很大，而且在认知方面也有左脑不可比拟的优越之处，如：具体思维能力、对空间的认知能力、对复杂关系的理解能力、情绪表达和识别能力等方面，右脑都优于左脑。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偏重于阅读、书写、数学运算和理性思维，而这些活动多集中于人的左脑，因而形成大脑左半球超负荷运载状态，而右半球则被闲置着，这很自然要造成智力发展的缺陷。我们的中小学一方面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题海战术，师生同时出现左半脑的超载运行，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大脑潜能并未发挥出来。

长此以往，造成疲劳过度是必然的。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孩子凑在一起自动组成“互助组”，然后，你做前边的100道题，我做中间的100道题，他做后边的100道，最后大家互通有无，为的是一块儿给老师交差。

我见过一种很长很长的卷子，不知道谁发明的，也不知道谁设计的，反正学生们戏称其为“哈达卷”，给老师交差自然就是献“哈达”仪式的一次次上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只有学生自己知道了。一次，我在一个同事家中，看到这样一幅壮丽的景观：几个小孩子在急于制造“哈达”，桌子上、床上、墙上到处都是“哈达”，连父母也都加入到制造“哈达”的行列中来，久而久之，孩子们对学习“混事儿”、“交差”、“对付”等等应付的想法也就在不知不觉产生出来，而不是像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所说的那样真

正意义上的教育——老师与学生之间,教与学之间是一种“生动的循环”,这种“循环”的客观方面是文化教育的发展,主观方面是人的形成。

我国历史上,从孔夫子时代起就有因材施教的理论的提出,然而同样是从孔夫子时代开始,中国的教育无不企图把所有的受教育者从一个个的“个人”变成某“一种人”或某“一类人”,诸如“知书达理”、“无才有德”等等。尽管时间过了许久,这一教育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变化,同样都是要将个别的“人”变成“种、属、类”,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如果能说出令成人满意的豪言壮语——我长大要当××人,就表明他从此“长大”了,能有“追求”和“信仰”了。当然,信仰很重要,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但我们作为成人,偏偏在信仰这个问题上忽略了重要的一点: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个性的自觉选择与体认之上,并通过良好的理想氛围和人文环境才能“催生”。而陈旧的知识、死板的教法和缺乏系统科学的教育环境是根本无法使一个孩子达到上述理想的目标的。

我们还是回到教学本身,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历年来,我国的中学语文课本几乎都选了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这本来是一篇很不错的范文,可是,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中学课本在这篇课文的后面都有下列的“选择题”:

揣摩下面句子的含义,选择理解正确的一项,“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A)表现父亲意志坚强;
- (B)表现父亲体贴、安慰儿子;
- (C)表现父亲的乐观精神;
- (D)暗示已经找到生活的出路。

就是让我们的老师选择,保守的估计也可能有 90%的人猜

不对。上面四个答案中,除了第四个有一点儿牵强附会之外,其余的三种不论从理解上或者说解释上,都很难看出它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什么不对或不妥。结果不用问,这类题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大约也只能有一个,就是第二项(B),其余的都算错。

我深恐自己未免太主观,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不止一个大学教授或著名作家,他们回答更是千奇百怪。有一位作家认为怎样回答都可以,不一定就是第二项(B)百分之百地正确。还有一位教授认为,上面给出的四个答案都不对……他们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回答的多义性正好同语文的学科特点相吻合,语文教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表意上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做法用在语文教育上,就会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一种内在的禁锢和摧残。就像上面《背影》中的那个句子,本来有很丰富的内涵,却被肢解得如此单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悲哀和无奈。

今天,我们对于每个学生的培养可谓精雕细刻,惟恐他们不能成材。可结果怎么样呢?一些孩子们对父辈的信仰、宣传及教育的一切内容几乎是无动于衷。以新加坡的爱国教育为例,新加坡领土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几百万,这个海上的岛国,“地”肯定不大,“物”肯定不博,可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很有特色,是由教师领着孩子们来到海湾,长时间地闭上眼睛,去感受海风,再睁开眼睛看潮起潮落,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拥有”。老师们要告诉每个孩子,应该为自己生在生生不息的大海之上而感到骄傲,并且为自己能生存于生生不息的大海之上而努力奋斗!这种教育不是抽象的,它能给每个孩子以深深的心灵上的震撼。

不错,教会孩子“爱一切”和懂得“人生的尊严”,就像送给孩

子一片沃土和一片蓝天,然后放开他们的手脚,让孩子们自己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才是“长大成人”之本!

反过来看看我国自己的一些学校的课程安排,就会发现许多哭笑不得的问题,比如我国小学的课本,连体育课和劳动课都变成了“文字课本”,而且考试的形式仍然有“笔试”和背诵。

一些自命为教育专家的人认为自己研究的教育科学的内容都最重要,都要挤进“现代教育”中去。结果,课程越设置越多,时间越拉越长,孩子们的书包越背越重,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休息日从“双休日”变成“单休日”,又从“单休日”变成了“免休日”,学生焉能不烦?

孩子毕竟是孩子,爱玩儿是他们的天性,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个体在能够独立生存之前,都要经过一定的发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人类学家莫里斯将其称之为人类的“幼态持续”。在这一阶段,循序渐进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说过: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就我所看到和听到的现实情况是,很少有学生对规定课程乐此不倦、如醉如痴,这种学习的景观大约只停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了。

学习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望,人的一生都要在不断的学习中度过。但是,太强调学以致用就有夸大学习的工具价值之嫌。爱因斯坦对学习有其独特的认识,他就曾说过:“最美丽最奥妙的感情是神秘感,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是这种感觉赋予的,体验不到神秘感,人就不能探玄钩奇,虽生犹死。”

就中国的目前情况而言,教育“革命”从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但“革”来“革”去都是琢磨着如何让学生通过某种方法记住某些习以为常的“重要的知识”,都是在追求某种“教学模式”的可操作性上下工夫。一句话,是在教育系统工程“工具主义”

和“技术主义”的层面上兜圈子，而作为教育重要内容的人文主义层面被忽视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学校变成一条流水线、一个生产统一规格产品的现代化工厂，学生也因此而养成了急功近利的习惯。日久天长，学习就会成为一种被动的行为。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过：“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智慧，对于大多数男女学生来说都是容易做到的。因为这样无需他们去努力独立思考，然而被动接受的习惯对于一个人的未来生活却是灾难的。”

放大一点说，这种学习欲望的减退或者是说消失，不仅仅在学生中、在学校范围内可以看到，也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和其它领域看到。许多大学毕业的学生只要走上工作岗位，暂时解决了“饭碗”问题，就很少再听到他们谈起学习之事，很难看到他们再拿起书本。不知是从小学读到大学的十几年的学习生涯使他们彻底厌烦了书本，还是觉得该松一口气了。好，就是这“松一口气”，一辈子就溜过去了。

我曾经走访了一些家庭，家里的装饰堪称豪华，却没有一个书柜。一些人大学时期用的书都在阳台或者凉房中存放着。看来，从厌学开始，学习完全成为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东西，有用就学，无用就不学，有必要就学，没有必要就不学。一些人在走出校门后常常是在晋级考试、职称评定时才重新拿起书本，而在平时的生活中，几乎是同书本无缘的。

这样看来，求知欲的减退和学习态度的危机实际上是学习价值本身的危机，而学习价值的危机又同现代人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通俗一点说是与现代人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求知欲的减退和学习态度的危机是现代人生存观念危机、人生价值危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

对于个人来说，人生价值的危机是个体生命意义危机的一

个信号。一个厌烦了学习,从而拒绝了学习的人,他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活力就停滞不前了。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怎么能想象他的生命价值会大放光彩呢?连中国的古人都说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思进取的人,难免在实际生活中患得患失,心神不安,怎能有所作为呢?

其实,求知欲的减退正是我们若干年来强迫学习、压力太大的一个终结,这是必然的。一个学生如果走出校门,长出了一口气说:“可算解脱了,我再也不愿意走进校门了。”那么,他的学习可能从此就画上了句号,这个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很多教育工作者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教育的悲剧。

偶尔的一天,重读了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洛扎诺夫的《自己的角落》一书,它给了我深深的震撼。洛扎诺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于职守的教师,而在他的专业之外,他又对整个人类的教育事业倾注了那么多的深深的关怀,这都体现在《自己的角落》为我们展示的那许许多多精湛的、深邃的思想里边。洛扎诺夫在他的这本书中所显示出的教育思想即便是放在现在,同样能给我们启迪和教育。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应当尽可能地保持个性,因为这是人及其创造中最可珍贵的东西,最美好的东西,哪里个性没有得到保存,受到压抑或被忽视,哪里教育就不能完全实施。只有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才能在思想和感情上有所建树,才能坚持不懈地追求。

洛扎诺夫的书中有许多新鲜的提法,他说真正的学校应当是“日常生活化的”,学校不应当“拘泥于规则和机械惯性式的死板运作的体制,而应该促进不用语言、不用教诲,而凭本身的气息和意义起到教育作用的日常生活方式自发地出现在学校里”。

这话说得多好!

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际例子。袁亚湘，湖南人，18岁考入湘潭大学数学系，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23岁赴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25岁受聘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姆学院从事专职研究，28岁成为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他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青年数学家。谈起自己的学习经历，袁亚湘很有感触，他认为一个孩子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兴趣”应当是放在第一位的。他很感谢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基本上是个文盲，但是竟然能把他培养成一个爱学习的人，他五岁半就闹着要上小学，就是因为有学习的兴趣。袁亚湘认为教育学生要首先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就像力学中的加速度，只要给他一个初速度，他就自己能转了。

我们硬逼着孩子学习的办法不是聪明的办法。如果一个人怀着强烈的欲望和兴趣去做一件事情，他就喜欢去做，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种很快意的征服感和满足感。因此，保持住孩子的个性、感情和兴趣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的学校中总是要求孩子穿一样的衣服、用同样的礼貌语言、想同样的问题、作同样的文章，从学生学习的一开始，老师和家长就结成“同盟”，软硬兼施，一天到晚地防范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一点儿自己的空间呢？只要孩子从视野中消失，大人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长久下去，没有谁会对学习产生兴趣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临界生”一词悄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调查了一些高中生才知道，所谓的“临界生”是专指那些毕业班中的“可上可下，平时成绩接近大学录取线的学生”。有不少学校把这些“临界生”组织起来，甚至有的学校专门开了“临界生班”，利用课余时间和双休日对这些学生进行严格的强

化训练,力求通过“突击集训”,把他们也“推进”大学的校门。

这种做法的结果当然是有哭有笑。从校方说,这种临阵磨枪的做法对升学率的提高确有实效,反正学生的“两头”已经定型了,而“中不溜”这一大块儿的可塑性极强,“潜力”很大,狠抓一下就能考上大学。老师当回事儿地教,被选中的学生也玩儿命地学,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被选上了“敢死队”,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荣耀,上高中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大学,只要能让孩子考上大学,学校、老师怎么整也没的说。

救救孩子

不久前,新闻媒体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山东某地的一所学校 360 多名初三的学生在一篇题为《学校给我的……》的作文中,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写的是《学校给我的是烦恼!》,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有不少学生在作文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我最不愿去的地方就是‘学校’……”

一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还我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天地,还给我一点儿自由吧!老师为了我们的确很辛苦,除了教我们课以外,还要求我们做大量的课外练习,她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评分,一道道题地核对答案,就连星期天也是如此。”过分的“负责”,适得其反,学生们恨不得立即逃离学校。

这位学生在作文中疾呼:“难道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时代注定要在重压和考试中度过吗?”

一位老师,给她班中的孩子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曰: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没想到,孩子们借题发挥,写成了“都有病”。作文讲评,成了诉苦大会。我后来看到了这批作文,大致总结了一下孩子们的“病”,归纳起来有这样的几种:

一是消化系统病。这个病是个“传染病”。几乎所有的孩子